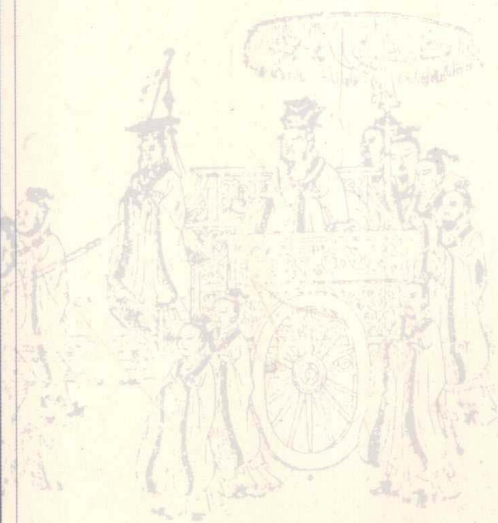


历代名著精选集

〔战国〕孟轲 著

金良年 注评

孟子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历代名著精选集

[战国] 孟轲 著
金良年 注评



孟子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孟子 / (战国)孟轲著;金良年注评. —南京:凤凰出版社,2010.1

(历代名著精选集)

ISBN 978-7-80729-643-0

I. 孟… II. ①孟…②金… III. ①儒家②孟子—注释
IV. B222.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30957 号

书 名 孟 子

著 者 (战国)孟轲 著 金良年 注评

责任编辑 卞 岐 林日波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社(原江苏古籍出版社)

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

发行部电话 025—83223462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照 排 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
扬州市江阳工业园蜀岗西路 9 号 邮编:225008

开 本 960×1304 毫米 1/32

印 张 6.625

字 数 197 千字
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29-643-0

定 价 16.00 元

(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,电话:0514—85868858)

前 言

过去习惯将儒家思想称为“孔孟之道”，“孔”当然是“至圣先师”孔子，“孟”则是指战国时代儒家著名学者孟轲（约前 372—前 289），被称为“亚圣”。他的故乡在现今山东的邹县，距孔子的家乡不远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只为他作了一篇一百四十字的传记，其中还包括了近五十字的时代背景介绍，因此，后人对他生平的了解十分粗略。据说他的父亲名激，很早就去世了，幼年的孟轲实际由母亲抚养长大。孟子在早年很得力于母亲的教诲，汉代刘向《列女传》中记载的“孟母三迁”故事，后来还写进了大名鼎鼎的训蒙读物《三字经》，被作为贤母教子的典范而广泛流传，在过去几乎家喻户晓。孟子长大后，曾“受业子思之门人”（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，子思是孔子的孙子），奠定了他以儒家学说为终生信仰的基础。学业成就后，他像当时许多学者一样，一面设帐授徒，一面游历各国，向诸侯国君阐述自己的主张。他曾先后到过齐、宋、滕、魏、鲁等国，并一度担任齐宣王的客卿，在齐国的稷下学宫讲过学。据《史记》记载，由于当时的君主不采纳他的治国主张，所以他就不再过问世务，而以著作的方式来阐发儒家学说，写成了《孟子》一书。但后人一般认为，今天所见的《孟子》并非出于孟子自作，它和《论语》一样，也是由他的门徒编纂而成的，不过与《论语》稍有不同的是，其中的部分章节很可能经过孟子的亲自润饰。朱熹也曾说过：“《论语》多门弟子所集，故言语时有长长短短不类处。《孟子》疑自著之书，故首尾文字一体，无些子瑕疵。不是自下手，安得如此好！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九）现在流传的《孟子》共有七篇，约三万五千余字，据《汉书·艺文志·诸子略》的记载，西汉时的《孟子》传本有十一篇，今天我们所见到的《孟子》七篇属“内篇”，另有《性善》、《辨文》、《说孝经》、《为政》（前三篇或作《性善辨》、《文说》、《孝经》）等四篇为“外篇”。东汉时为《孟子》作注的赵岐认为，这四篇的文辞、风格与“内篇”有很大的差异，可能是后人的伪作（冯友兰的《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》认为，外篇的题目“都是

有独立意义的，因此跟七篇大不相同，可以断定它们与七篇不是同时期的作品”，所以后来就逐渐亡佚，在《隋书·经籍志》中已不见这四篇的踪迹了。至于现在所传的《孟子外书》四篇，则出于明人伪撰，早在清代这就已是无可改移的铁案了。

孟子在儒家中的地位原先并不高，孔子去世之后，儒分为八，“子思之儒”就是其中的一个派别（《韩非子·显学》），后于孟子的儒家大师荀子还曾批评子思、孟轲一派是“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，犹然而材剧志大，闻见杂博，案往旧造说，谓之五行，甚僻违而无类，幽隐而无说，闭约而无解”（《荀子·非十二子》）。在当时儒家性善、性恶的论争中，孟子主张性善，而荀子主张性恶，见解是很不相同的。因此，在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，《孟子》一书仅一般性地列于儒家，并未特别予以表彰。东汉时赵岐曾为《孟子》作注，其性质也仅是为一般的儒家典籍作注。相对于同时期《论语》被列于学官、一再整理，《孟子》显然是受到冷落的。即使是儒家宗师孔子，当时究竟是称为“先圣”还是“先师”，也经常是在摇摆之中，一般情况下，孔子是列名于周公之后，“周孔”并称（如南北朝萧梁时的王褒曾说“及于知命，既崇周孔之教，兼循老释之谈”）。孔子之下，首先提到的则是他的大弟子颜回（如晋代王沉自称“少长于孔颜之门”）。到了唐代，颜回被封为“亚圣”，“周孔”并称逐渐淡出，但那时儒家的地位正受到释、道两教的挑战，晚唐时力主辟佛的韩愈在《原道》中提出了后来具有重大影响的“道统”说：“吾所谓道也，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，尧以是传之舜，舜以是传之禹，禹以是传之汤，汤以是传之文、武、周公，文、武、周公传之孔子，孔子传之孟轲，轲之死，不得其传焉。”在这个儒家传承体系中，孟子取代了颜回的地位，成了孔子的嫡派传人，后来惯称的“孔孟之道”即渊源于此。当时曾有多次要求提高《孟子》一书地位的请求，如代宗宝应二年（763）礼部侍郎杨绾疏请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、《孟子》兼为一经，懿宗咸通四年（863）进士皮日休请立《孟子》为学科，但在唐末官府所刻的“开成石经”中仍没有将《孟子》列入。到了宋代，统治者正式将《孟子》升格为“经”。由于南宋淳熙年间理学家的鼓吹与“四书”的编纂，《孟子》作为“经”的地位才正式固定下来，南宋陈振孙编纂《直斋书录解题》，首次将《孟子》与《论语》并列归入经部，他在分类说明中说：“自韩文公称‘孔子传之孟轲，轲死，不得其传’，天下学者咸曰‘孔孟’，孟子之书固非荀、扬以降所可同日语也，今国家设科

取士,《语》、《孟》并列为经,而程氏诸儒训解二书常相表里,故今合为一类。”

《孟子》与《论语》一样,也属于以记言为主的语体文,但它比《论语》又有所发展。《论语》的文字简约、含蓄,《孟子》则有许多长篇大论,气势磅礴,逻辑性强,既尖锐机智而又从容舒缓,对后代的散文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当时,与孟子同时代的一些思想家如商鞅、荀子、庄子等人都已经在写作专题短论,而《孟子》的文体仍然依仿《论语》,后人认为《孟子》一书的编纂沿袭了《论语》的体裁是不无道理的。这不仅是形式上的模仿,它与孟子自诩为儒家的正统传人有很大的关系。孟子曾说“五百年必有王者兴,其间必有名世者”,“由孔子而来至于今百有余岁,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,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,然而无有乎尔”? (《孟子·公孙丑下》)他虽然没有直说,但自负其传道之任的倾向是很明显的。

对比《论语》和《孟子》,两者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很大的不同,朱熹曾多次和门弟子谈论过两者之间的差异:“孟子教人多言理义大体,孔子则就切实做工夫处教人。”“譬如今沙糖,孟子但说糖味甜耳。孔子虽不如此说,却只将那糖与人吃。人若肯吃,则其味之甜,自不待说而知也。”“孔子之言,多且是泛说做工夫,如‘居处恭,执事敬’,‘言忠信,行笃敬’之类,未说此是要理会甚么物。待学者自做得工夫透彻,却就其中见得体裁是如此。至孟子,则恐人不理会得,又趲进一着说,如‘恻隐之心’与‘学问之道,求放心’之类,说得渐渐亲切。”(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九)两者的不同,显然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有关。春秋时代仅仅是“礼崩乐坏”,而战国时代则变法已经到处展开,清代学者顾炎武曾经对比这两个时代的不同说:“春秋时犹尊礼重信,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;春秋时犹宗周王,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;春秋时犹严祭祀、重聘享,而七国则无其事矣;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,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;春秋时犹宴会赋诗,而七国则不闻矣;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,而七国则无有矣。”(《日知录》卷十三“周末风俗”)尤其是孟子当时还面临着与其他学派争鸣,以维护儒家地位的问题,他曾说:“杨、墨之道不息,孔子之道不著,是邪说诬民,充塞仁义也。仁义充塞,则率兽食人,人将相食。吾为此惧。……我亦欲正人心,息邪说,距彼行,放淫辞,以承三圣(按指禹、周公、孔子)者,岂好辩哉?予不得已也。能言距杨、墨者,圣人之徒也。”(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)其次,则与他们两人

的秉性和思想观念的差异有关。孟子只是当时孔门诸多学派中的一派，尽管同属儒家，但他所阐发的道理只是强调了其中的某个方面，所以朱熹也说：“夫子所说包得孟子，孟子所言却出不得圣人疆域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九）因此，在理学的“四书”体系中，《大学》是“定其规模”，《论语》是“立其根本”，而《孟子》则“观其发越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十四）。朱熹指导门弟子读《孟子》的方法说：“《孟子》成大段，首尾通贯，熟读文义自见，不可逐一句一字上理会也。”“孟子之书，明白亲切，无甚可疑者，只要日日熟读，须教它在吾肚中先千百转，便自然纯熟。某初看时，要逐句去看它，便觉得意思浅迫，至后来放宽看，却有条理。然此书不特是义理精明，又且是甚次第文章。某因读，亦知作文之法。”（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九）

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个《孟子》读本，是笔者根据凤凰出版社的出版要求，在以前出版的《孟子译注》中选出来的，略去的只是白话翻译部分，如果读者仔细理会注释的话，少了白话翻译并不造成阅读的障碍，反而能促使读者进一步启动自己的思考。每章之后的评语，只是笔者自己当时阅读《孟子》的感受，不足以全面、深入阐明孟子的论说本意，此次发稿前又重新阅读了这些评语，自觉仍有未善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过去对于孟子所属思孟学派的研究，其可信资料仅限于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等寥寥数篇，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，大量出土文献的面世，如马王堆汉墓帛书《五行》篇、郭店楚墓竹简《五行》、《缁衣》等篇，为思孟学派的研究带来了新的资料，也为传世文献的诠释提供了更为准确的依据，而笔者在编写《孟子译注》时，还未能赶上利用这些资料，但由于这次交付出版的时间急迫，只能作一些技术上的小改，聊以为读者阅读的一点参考而已。

目 录

前言	1
梁惠王上	1
梁惠王下	15
公孙丑上	32
公孙丑下	47
滕文公上	61
滕文公下	74
离娄上	87
离娄下	102
万章上	120
万章下	131
告子上	141
告子下	153
尽心上	166
尽心下	184



梁惠王上

孟子见梁惠王^①，王曰：“叟不远千里而来^②，亦将有以利吾国乎^③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王何必曰利？亦有仁义而已矣。王曰‘何以利吾国’，大夫曰‘何以利吾家’，士、庶人曰‘何以利吾身’，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^④。万乘之国^⑤，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^⑥；千乘之国，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。万取千焉，千取百焉，不为不多矣。苟为后义而先利，不夺不餍^⑦。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，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^⑧。王亦曰仁义而已矣，何必曰利？”

【注释】

- ① 梁惠王：即魏惠王，名莹，前369—前319年在位，惠是他死后的谥号。前362年，魏国将都城从安邑（今山西夏县）迁到大梁（今河南开封），因而它也被称为梁。
- ② 叟：对老人的尊称。据万斯同《群书疑辨》考证，孟子见惠王时年已53岁，一说为63岁，故惠王称他为叟。
- ③ 亦：句首助词，无义。下文的“亦有仁义而已”中的“亦”则是但的意思。利：朱熹《孟子集注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集注》”）云：“王所谓利，盖富国强兵之类。”
- ④ 交征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征，取也。上取乎下，下取乎上，故曰交征。”
- ⑤ 万乘（shèng）之国：具有万乘兵车的国家。春秋战国时代以兵车的数量来计算国家的实力，大体上说，一乘兵车由四匹马牵拉，每辆作战用车配备战士三人、步兵七十五人，每辆防御和后勤补给用车配备战士三人、步兵二十三人。每一百户居民供给战车一乘、防御用车一乘的所有装备和士兵。所谓“万乘之国”，就是能动员万乘兵车、万乘后勤用车的国家。据当时的说法，天子地方千里，能拥有万乘兵车；诸侯地方百里，只能拥有千乘兵车。因此，“万乘之国”是天子的代称，但那时称为“七雄”的诸侯大国都已自称为王，所以时人就用此词指称强国。
- ⑥ 弑（shì）：古代对在下者杀害在上者的说法。千乘之家：此处的家指有封邑采地的公卿大夫。
- ⑦ 餍：满足。⑧ 后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不急也。”



【导读】

据《史记·魏世家》记载，魏惠王三十五年（前335），“卑礼厚币以招贤者，而孟轲至梁”。（清代学者崔述认为《史记》的记载有误，孟子至魏当在惠王去世前一二年。见《孟子事实录》）魏国在战国初年本是一个较强的国家，到了惠王统治时，正如他自己在后文中所说的，“东败于齐，长子死焉；西丧地于秦七百里，南辱于楚”，求强之心比较急切。因此，一见面就问孟子：“将使我国有所获利吗？”孟子认为，导致战国纷攘这一大变局的根源正在这个“利”上，“利”打破了延续了数百年的统治体制与社会秩序，因此，孟子针锋相对地提出，“利”如果没有“仁义”节制，“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”。“仁义”既是本章的要点，也是孟子思想的大纲。司马迁对孟子的这一论点也十分赞赏，他在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的序中说：“余读孟子书，至梁惠王问‘何以利吾国’，未尝不废书而叹也。曰：嗟乎，利诚乱之始也！夫子罕言利者，常防其原也。”

孟子见梁惠王，王立于沼上^①，顾鸿雁、麋鹿^②，曰：“贤者亦乐此乎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贤者而后乐此，不贤者虽有此不乐也。《诗》云：‘经始灵台^③，经之营之^④。庶民攻之^⑤，不日成之^⑥。经始勿亟^⑦，庶民子来^⑧。王在灵囿^⑨，麋鹿攸伏^⑩。麋鹿濯濯^⑪，白鸟鹤鹤^⑫。王在灵沼，于物鱼跃^⑬。’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，而民欢乐之，谓其台曰灵台，谓其沼曰灵沼，乐其有麋鹿鱼鳖。古之人与民偕乐，故能乐也。《汤誓》曰^⑭：‘时日害丧^⑮？予及女偕亡^⑯！’民欲与之偕亡，虽有台池、鸟兽，岂能独乐哉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 沼：水池。上：此指岸边。② 鸿雁、麋鹿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鸿，雁之大者；麋，鹿之大者。”③ 《诗》：此处诗句引自《诗·大雅·灵台》，这是一首歌颂周文王德行的诗歌。经始灵台：孔颖达《毛诗正义》（以下简称“孔疏”）释此句云：“经理而量度，初始为灵台之基址也。”灵台的旧址在今陕西省鄠县以东。④ 营：郑玄《毛诗笺》（以下简称“郑笺”）云“营表其位”，孔疏云：“谓以绳度立表以定其位处也。”⑤ 攻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治也。”⑥ 不日：不到一天，喻时间很短。一说，是无限期的意思。⑦ 勿

亟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亟，速也，言文王戒以勿亟也。”⑧ 子来：像子女为父母出力一样。⑨ 王：指西周的开国君主周文王。灵囿：囿是畜养禽兽的场所，规模小的用于游观，规模大的用于围猎。灵台之下有囿和池沼，故称“灵囿”，下文的“灵沼”与此意同。⑩ 麇(yōu)：雌鹿。攸：郑笺云：“所也。”伏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安其所，不惊动也。”⑪ 濯濯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肥泽貌。”《诗》毛传(以下简称“毛传”)谓“娱游也”。⑫ 鹤鹤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洁白貌。”《诗》原文作“翼翼”，毛传云“肥泽也”。⑬ 于：句首助词，无义。朱熹《集注》说是赞美叹词。坳(rèn)：毛传云：“满也。”郑笺释此句意云：“灵沼之水，鱼盈满其中，皆跳跃，亦言得其所。”⑭ 《汤誓》：《尚书》篇名，商汤讨伐夏桀的誓师词。⑮ 时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是也。”害(hè)：何，指何时。《尚书》原文作“曷”，义同。据《尚书大传》说，夏桀暴虐无道，大臣向他劝谏，他居然无耻地说：“上天有太阳，如同我拥有天下，太阳会灭亡吗？太阳灭亡了，我也就灭亡了。”于是民众就说了此处所引的一段话，表示了对夏桀统治的厌弃。⑯ 女：通“汝”，你。偕：一同。

【导读】

本章是说，统治者必须与民众忧乐相通，体恤下民。这样民众高兴，统治者也高兴，形成上下和谐的政治局面。否则，把自己的作乐建立在民众的痛苦之上，将加剧贫富差距带来的痛苦，这样的快乐难以持久，统治者即使得到了，也不会感受到快乐。

梁惠王曰：“寡人之于国也^①，尽心焉耳矣^②！河内凶^③，则移其民于河东、移其粟于河内^④，河东凶亦然。察邻国之政，无如寡人之用心者。邻国之民不加少，寡人之民不加多，何也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王好战，请以战喻。填然鼓之^⑤，兵刃既接，弃甲曳兵而走^⑥，或百步而后止，或五十步而后止。以五十步笑百步，则何如？”

曰：“不可！直不百步耳^⑦，是亦走也。”

曰：“王如知此，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。不违农时，谷不可胜食也^⑧；数罟不入洿池^⑨，鱼鳖不可胜食也；斧斤以时入山林^⑩，材木不可胜用也。谷与鱼鳖不可胜食，材木不可胜用，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^⑪。养生



丧死无憾，王道之始也。五亩之宅树之以桑，五十者可以衣帛矣^⑫；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^⑬，七十者可以食肉矣^⑭；百亩之田勿夺其时，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；谨庠序之教^⑮，申之以孝悌之义^⑯，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^⑰。七十者衣帛食肉，黎民不饥不寒^⑱，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。

“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检^⑲，途有饿莩而不知发^⑳，人死则曰‘非我也，岁也’，是何异于刺人而杀之曰‘非我也，兵也’^㉑。王无罪岁^㉒，斯天下之民至焉^㉓。”

【注释】

① 寡人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诸侯自称，言寡德之人也。”② 焉耳：赵岐《孟子注》（以下简称“赵注”）云：“焉耳者，愚至之辞。”焦循《孟子正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正义》”）云：“当作‘焉尔’。何休注：‘焉尔，犹于是也。’然则此言‘尽心焉耳’者，犹云尽心于是矣。”③ 河内：相当今河南境内的黄河以北地区，《史记·晋世家》：“当此时晋强，西有河西，与秦接境，北边翟，东至河内。”凶：荒年，《墨子·七患》：“三谷不收谓之凶。”④ 移其民、移其粟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移民以就食，移粟以给其老稚之不能移者。”并引杨氏说云：“移民移粟，荒政之所不废也，然不能行先王之道，而徒以是为尽心焉，则未矣。”河东：指今山西省西南部，因黄河经此作北南流向，该地区位于黄河以东而得名。⑤ 填然：鼓声充盈的意思。古代作战，以击鼓表示进军，以鸣金（击钲，钲是一种形似钟的乐器）表示退兵。之：句末助词，无义。⑥ 曳（yè）兵：拖着兵器。走：《说文》云：“趋也。”古代所说的走，相当于现在所说的跑；而现在所说的走，在古代称为步。⑦ 直：只是。⑧ 胜（shèng）：尽，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不可胜食，言多也。”⑨ 数罟（shuò gǔ）：网孔细密的渔网。毛传云：“罟必四寸，然后入泽梁。”当时的四寸约相当于现在的九厘米左右。赵注云：“密细之网，所以捕小鱼鳖者，故禁之不得用。鱼不满尺者不得食。”洿（wū）：大的意思。又，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窾下之地，水所聚也。”⑩ 斤：砍刀，古代常斤、斧连称。以时：按一定的季节，《礼记·王制》云：“草木零落，然后入山林。”⑪ 丧死：葬送死者。⑫ 五十者可以衣（yì）帛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五十始衰，非帛不煖，未五十者不得衣也。”衣在此作动词用。⑬ 鸡豚狗彘（zhì）：豚是猪，彘是

小猪,此处概指农家养殖的家畜。无失其时:不耽误养育的时节。朱熹认为是指在家畜繁育的季节不宰杀母畜。⑭七十者可以食肉:朱熹《集注》云:“七十非肉不饱,未七十者不得食。”⑮庠序:古代的乡学。《礼记·学记》:“古之教者,家有塾,党有庠,术有序,国有学。”⑯申:重复、一再,《左传·成公十三年》:“申之以盟誓,重之以昏姻。”⑰颁白:同“斑白”,花白头发的老人。负戴:古代用人力搬运重物的两种方式,负指背在背上,戴指顶在头上。《礼记·祭义》“斑白者不以其任行乎道路”,郑玄注:“任,所担负也。不以任,少者代之。”赵注云:“壮者代劳,心各安之,故曰‘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’也。”⑱黎民:老百姓,朱熹《集注》云:“黎,黑也。黎民,黑发之人,犹秦言黔首也。”⑲检:节制、制止,赵注云:“以法度检敛也。”一说,有的本子此字作“敛”,意思是说,丰收的年份粮食富足,人们不知爱惜,连猪狗都吃得像人一样好,这时国家就应该收购粮食以备荒年,如不去购敛就是失职。⑳途:道路。莩:饿死的人。发:开仓赈济。㉑刺人而杀之:古代作战的主要兵器是矛,这是一种以刺杀来伤人的武器,故此处云“刺人”。兵:此指武器。㉒无:同“毋”,不要。㉓斯:那么。

【导读】

孟子认为,梁惠王的办法不能说一无是处,但还是没有在根本问题上着力,所以用“五十步笑百步”的例子来打比喻。梁惠王关注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才能使更多的民众来归顺他,孟子因势利导地讲述了“王道”的政治、经济措施。孟子认为,要称王称霸,首先必须得到民众的拥护,而做到这一点的起码条件是民生有保障,这就是文中所说的“养生丧死无憾,王道之始也”(生死没有缺憾,是王道的开端)。孟子在此所规划的施政措施,概括起来是两条:一是使百姓富庶,二是要对他们进行伦理道德教育。这与孔子所谓“富之”(先使民众富庶)、“教之”(然后要对他们进行教育)的观点(见《论语·子路》篇)是一脉相承的。宋代理学家程颐说:“孟子之论王道,不过如此,可谓实矣。”(朱熹《集注》引)

梁惠王曰:“寡人愿安承教^①。”

孟子对曰:“杀人,以梃与刃有以异乎^②?”

曰：“无以异也。”

“以刃与政有以异乎？”

曰：“无以异也。”

曰：“庖有肥肉^③，厩有肥马^④，民有饥色，野有饿莩，此率兽而食人也^⑤。兽相食且人恶之，为民父母，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，恶在其为民父母也^⑥？仲尼曰‘始作俑者，其无后乎’^⑦，为其象人而用之也^⑧。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？”

【注释】

① 安：安心、乐意。② 梃：木棍。刃：刀。③ 庖：厨房。④ 厩(jiù)：马棚。⑤ 率：放任。一说，“率”作率领讲，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厚敛于民以养禽兽，而使民饥以死，则无异于驱兽以食人矣。”⑥ 恶(wū)：何，疑问副词。⑦ 仲尼：孔子字仲尼。俑：古代用于殉葬的偶人。后：后裔。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古之葬者，束草为人以为从卫，谓之刍灵，略似人形而已。中古易之以俑，则有面目机发，而大似人矣。故孔子恶其不仁，而言其必无后也。”孔子的意思是说，制作俑来殉葬，开了一个很坏的头，再以后，人们就进一步用活人来殉葬了。《文子·微明》云：“紂为象箸而箕子唏，鲁以偶人葬而孔子叹，见其所始即知其所终。”其实，古代是先有活人殉葬，尔后才以俑来代替的，孔子不知道这点，所以作此感叹。⑧ 象：同“像”。

【导读】

此章承上章而言，梁惠王听了孟子的一番话后，心有所动，要求孟子具体指出自己施政的弊病。孟子尖锐地指出，惠王的治国政策是民穷国富，等于是“率兽而食人”（放任野兽去吃人）。

梁惠王曰：“晋国天下莫强焉^①，叟之所知也。及寡人之身，东败于齐^②，长子死焉；西丧地于秦七百里^③；南辱于楚^④。寡人耻之，愿比死者壹洒之^⑤，如之何则可？”

孟子对曰：“地方百里而可以王^⑥。王如施仁政于民，省刑罚、薄税

斂，深耕易耨^⑦；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，入以事其父兄，出以事其长上，可使制梃以挾秦^⑧、楚之坚甲利兵矣。彼夺其民时，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，父母冻饿，兄弟妻子离散^⑨。彼陷溺其民^⑩，王往而征之，夫谁与王敌？故曰仁者无敌，王请勿疑！”

【注释】

① 晋国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魏本晋大夫魏斯，与韩氏、赵氏共分晋地，号曰三晋，故惠王犹自称晋国。”魏在战国初年曾因革新变法而强盛一时，故此处谓“天下莫强焉”。莫强，犹言没有强过它的。一说，这里的“晋国”仍是指春秋时的晋国，亦通。② 东败于齐：魏惠王三十年（前340），魏发兵攻韩，韩向齐国求救。齐派田忌、孙臆率军攻魏救韩，两军在马陵（今河南范县西南）交战，魏军中计大败，将军庞涓自杀，统帅太子申被俘（下文的“长子死焉”即指此）。魏国从此一蹶不振。③ 西丧地于秦七百里：马陵之战后，魏国遭到齐、秦、赵三国的围攻，魏国在向秦国反攻时被商鞅统领的秦军打得大败，将军公子卬被俘。后来又多次败于秦国，魏国被迫割地求和，黄河天险尽入秦国之手，魏国在西部完全失去了进攻能力。④ 南辱于楚：据《战国策·韩策》和《史记·楚世家》的记载，梁惠王后元十二年（前323），楚国为了迫使魏国倒向它，插手魏国的王位继承，派柱国昭阳在襄陵打败魏军，夺取了魏国的八座城邑。⑤ 比死者壹洒之：洒通“洗”，《说文》云：“洒，涤也。”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比，犹为也。言欲为死者雪其耻也。”⑥ 地方百里而可以王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百里，小国也，然能行仁政则天下之民归之也。”赵注说，这里是指古代的周文王以小国灭殷夺取天下。⑦ 易耨：朱熹认为是指清除杂草；王引之《经义述闻》则谓易是疾、速之意，指抓紧时机清除杂草的意思，即《国语·齐语》所谓的“深耕而疾耨之”。⑧ 制：通“掣”，焦循《正义》云：“谓可使提掣木梃，以挾其坚甲利兵。”赵注谓“制”是制作的意思，焦循以其“言近于迂”而不取。⑨ 妻子：妻与子。⑩ 陷溺：朱熹《集注》云：“陷，陷于阱；溺，溺于水，暴虐之意。”

【导读】

此章与前两章的涵义基本相同。孟子认为，在战国当时的社会现实



下,只要施行仁政、王道,就能天下无敌。此章中所说的“仁政”,也就是前两章中所说的“王道”。这是孟子提出的新概念,它较之孔子的“礼乐”政治理想更为完整,诚如李泽厚所指出:“之所以如此,现实原因在于氏族制度在战国时期已彻底破坏,‘礼’完全等同于‘仪’而失其重要性,所以孟子已经不必要像孔子那样以‘仁’来解释‘礼’和维护‘礼’,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‘仁政’说。”(《中国古代思想史论·孔子再评价》)

孟子见梁襄王^①,出语人曰^②:“望之不似人君,就之而不见所畏焉。卒然问曰^③:‘天下恶乎定^④?’吾对曰:‘定于一^⑤。’”

“‘孰能一之?’对曰:‘不嗜杀人者能一之。’”

“‘孰能与之?’对曰:‘天下莫不与也^⑥。王知夫苗乎?七八月之间旱,则苗槁矣;天油然作云^⑦、沛然下雨^⑧,则苗浡然兴之矣^⑨,其如是,孰能御之?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^⑩,如有不嗜杀人者,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^⑪,诚如是也,民归之由水之就下^⑫,沛然谁能御之?’”

【注释】

① 梁襄王:即魏襄王,名嗣(一说名赫),魏惠王的儿子,前318—前296年在位,襄是他死后的谥号。此处所说的事,当在襄王继位后不久。

② 语(yù):告诉。③ 卒:通“猝”,突然。朱熹《集注》概括以上描述梁襄王形态的语句云:“盖容貌辞气乃德之符,其外如此,则其中之所存者可知。”④ 恶(wū)乎:怎样,如何。⑤ 定于一:朱熹《集注》云:“必合于一然后定。”⑥ 与:此处为归顺、随从之意。⑦ 油然:朱熹《集注》云:“云盛貌。”⑧ 沛然:朱熹《集注》云:“雨盛貌。”⑨ 浡(bó)然:朱熹《集注》云:“兴起貌。”⑩ 人牧:管理民众的人,即统治者。⑪ 领:即脖子。⑫ 由:通“犹”。

【导读】

本章值得注意的是关于统一的论述。孟子认为,唯有统一才能使天下安定。当时下距秦始皇统一中国还有将近百年,也就是说,早在秦统一中国之前一个世纪,统一已成为知识精英(即士阶层)的共识了。秦的政

治统一与西周的政治统一是两种不同的模式,前者是中央集权制,后者颇类似于后来的自治联邦制。孟子所谓的“统一”,究竟是何者呢?此章中没有明确讲,但从孟子不大讲恢复周礼,以及他在其他一些政治问题上不同于孔子的情况看来,他的“统一”似乎不是指西周式的统一。由此可以体会到,公元前221年的统一,实在是水到渠成的结果,而不是秦始皇个人的发明。至于孟子说“不嗜杀人者能一之”(不喜好杀人者能统一天下),是指争取民心问题,显然不是说统一的手段,孟老夫子虽然有迂阔之处,却不至于连这一点也看不透。所不同的是,他认为,以“至仁”讨伐“至不仁”,不至于打得“血流漂杵”;只要有了“仁”为资本,拿着木棒的民众也能对付“不仁者”的“坚甲利兵”(见本篇上一章)。

齐宣王问曰:“齐桓、晋文之事可得闻乎?”^①

孟子以曰:“仲尼之徒无道桓、文之事者^②,是以后世无传焉,臣未之闻也。无以^③,则王乎!”

曰:“德何如则可以王矣?”

曰:“保民而王^④,莫之能御也。”

曰:“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?”

曰:“可”。

曰:“何由知吾可也?”

曰:“臣闻之胡龀曰^⑤,王坐于堂上,有牵牛而过堂下者,王见之曰:‘牛何之?’对曰:‘将以衅钟^⑥。’王曰:‘舍之,吾不忍其觳觫^⑦,若无罪而就死地^⑧。’对曰:‘然则废衅钟与?’曰:‘何可废也?以羊易之^⑨。’不识有诸?”

曰:“有之。”

曰:“是心足以王矣。百姓皆以王为爱也^⑩,臣固知王的不忍也。”

王曰:“然,诚有百姓者。齐国虽褊小^⑪,吾何爱一牛?即不忍其觳觫,若无罪而就死地,故以羊易之也。”

曰:“王无异于百姓之以王为爱也^⑫,以小易大,彼恶知之?王若隐其无罪而就死地^⑬,则牛羊何择焉?”

王笑曰:“是诚何心哉?我非爱其财而易之以羊也,宜乎百姓之谓我